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正 式 紀 錄

第 六 年

第五五〇次會議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紐約發拉星草場

---

## 目 次

|                       | 頁次 |
|-----------------------|----|
|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550) | 1  |
| 主席致詞                  | 1  |
| 通過議事日程                | 1  |
| 傳譯辦法                  | 1  |
| 巴勒斯坦問題(續前)            | 1  |

凡有關文件未在本安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 第五百五十次會議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星期三午前十一時在紐約發拉星草場舉行

主席 Mr Warren 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巴西、中國、厄瓜多、法蘭西、印度、荷蘭、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550)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巴勒斯坦問題
- (a) 埃及限制船隻通過蘇彝士運河(S/2241)。

### 主席致詞

一 主席 我每次都輪流在英聯王國代表之後充當安全理事會主席，很覺榮幸。不過在他之後繼當主席，實在非常費力，因為我不得不提起全副精神，以免與他為安全理事會主席時所表現的能力、技巧、判斷和儀態以及他所作的果敢決定比較起來，相形見绌。那一向是真的，因為英聯王國總是把赫赫有名的大政治家派到聯合國來。美國人民對於 Sir Gladwyn Jebb，極具好感。英聯王國這次派 Sir Gladwyn Jebb 出席聯合國，的確是又派了一個不僅高才盡職，且對全世界人民——尤其美國人民——有號召力的人到聯合國來了。

###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 傳譯辦法

二 主席 我建議我們採用通常所用的傳譯辦法 即安全理事會理事發言，即時傳譯與連續傳譯兼用 被邀參與會議的非理事會理事發言，只用即時傳譯。

決定如議。

### 巴勒斯坦問題(續前)

- (a) 埃及限制船隻通過蘇彝士運河(S/2241)

埃及代表 Mahmoud Fawzi Bey，伊拉克代表 Mr Khalidy，以色列代表 Mr Eban，經主席邀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三 主席 在上次會議中，埃及代表除論及其他事項外，曾說

“有些問題是今日才提出的，我請求理事會給我一個機會，於理事會另一次會議中再就這些問題陳述意見。”

我認為當時理事會主席所作表示已承擔了一項義務，所以我現請埃及代表發言。

四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 我在理事會七月二十六日會議所提出的初步聲明中，已簡略說明了埃及政府對於我們今日繼續討論的問題的意見。我現請對這個問題作較充分的討論，但仍不能算是十分詳盡。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並請討論一下幾項已經提出而我非語焉不詳即完全未予論及的問題。

五 此項辯論開始的時候，我即向理事會保證，我代表埃及代表團和埃及政府，必將與理事會充分合作，規定我們現所討論問題的性質和範圍，以及其也事項。有人認為一個明白規定的問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關於這一點，我是常和他們同意的。可是對於目前的問題，我却有些懷疑，但那也是可以原諒的，因為若干國家處理巴勒斯坦問題的方針常常有所偏向，而我們現所討論的問題，正如理事會上月主席英聯王國代表 Sir Gladwyn Jebb 所說的，是巴勒斯坦問題的另一面。

六 以色列代表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一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一函(S/2241)，請求將下列項目列入理事會議事日程“埃及限制船隻通過蘇彝士運河”。該函中並稱“埃及政府違反國際法，蘇彝士運河公約(一八八八年)以及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繼續扣留、臨檢、搜查欲通過蘇彝士運河的船隻，理由為船中的貨物是運赴以色列的。”

七 理事會允如所請，將該項目列入議事日程。

八 關於理事會所通過的議事日程，我不擬將我在理事會前一次會議中所說過的話重述一遍，但是我願意將之略提一提。我們現在可再審視一下目

前議事日程中所列項目，設法對該項目及其意義作一最精確的評估。

九 根據以色列代表所用的字樣，該代表所控訴的似在“埃及政府繼續扣留、臨檢、搜查欲通過蘇彝士運河的船隻，理由為船中的貨物是運赴以色列的。”

一〇 在不識以色列伎倆的人看來，這種控訴的措詞似很平淡。但在我們識得以色列伎倆的人看來，裏面充滿着故意曲解事實之論。理論上說來，埃及並未“扣留通過蘇彝士運河的船隻。我在前一次所作的陳述中已提到去年十月十八日英國下議院的辯論，在該次辯論中，Mr Bevin 說他沒有聽到任何事實可以證明埃及頒佈的新管制條例曾在實際上引起耽延情事。”

一一 Mr Bevin 的言論並不是我所提到以駁斥以色列在這方面議論的唯一言論或論據，我能夠並且將要提出許多其他事實和評論以證明埃及只不過耽延了少數幾隻船隻數分鐘時間而已。自施行限制之日起至去年十月十八日止已有兩年五個月十三日，這可以說明為甚麼 Mr Bevin 於去年十月十八日仍說並沒有因埃及頒佈的新管制條例而引起耽延情事。由此觀之，以色列所謂埃及“扣留通過蘇彝士運河的船隻”之論，至少可以說是不負責任的誇大其詞。

一二 至於臨檢船隻，我承認埃及有時曾行使此項權利，但埃及却是依法並以極其審慎的態度而行使該項權利的。因此，公平地說來，埃及當局並沒有檢查所有欲通過蘇彝士運河的船隻。我在理事會上次會議中曾就此項事實舉出若干例證，我於以後適當時期當能並且將要舉出更多例證。其次，埃及當局也並沒有對於所有運赴以色列的貨物一律加以限制。理事會已經閱悉那個項目極少的禁運物資單，知道受限制的物資只以少數戰爭物資為限。

一三 若說埃及政府繼續“扣留、臨檢、搜查欲通過蘇彝士運河的船隻，理由為船中的貨物是運赴以色列的，”這種說法雖然簡略，但那裏面正如我要揭露的，却充滿着曲解之論。

一四 因此，當我說明埃及對於某些船隻中某些戰爭物資曾實行臨檢時，我既不諱言，也絲毫不感羞愧。不過為對我們現所討論的問題有一正確認識起見，我認為我們所應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確定基本事實，並在可能範圍內使大家對基本事實不容再有爭論餘地。

一五 埃及當局承認曾臨檢某些欲通過蘇彝士運河的船隻中的某些戰爭物資。從這件已承認的事

實中，我們可進而審查該事實以及任何其他能證明為事實的事實，以探討那些事實有甚麼意義和重要。

一六 有鑒於此，我首先將以已承認的事實為主，發表意見，而後再討論可證明為事實的事實。

一七 一切已聲明清楚，我現請先討論已承認的事實，以視以色列所作下列主張是否言之有據。即埃及政府的舉動是一種違反國際法、違反一八八八年蘇彝士運河公約、違反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的行為。

一八 論到“國際法”，不論以色列代表究係所何指而云，然而以色列的陳述中沒有提出任何一件事情可以確切或甚至似是而非地證明埃及政府在這方面所採取的何種行動違反了何種國際法。根據概括泛論而亂加人以罪，這事實在非常容易，某些人尤善於較易出此，只要那些泛論不必加以明白說明，也不必問其是否公平。

一九 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與其他停戰協定同，只表明當事雙方的戰鬪行動終止。如果沒有戰鬪行動，如果沒有戰爭狀態，當然也就用不着停戰協定了。停戰協定所終止的是戰鬪行動，而不是戰爭狀態。我將於以後充分闡明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所終止的只是戰鬪行動，而不是法律上的戰爭狀態。

二〇 在這方面，我們若將今日以前關於一般停戰協定的習慣、先例、法理學說、特別是和停戰協定下國家權利義務有關的習慣、先例、法理和學說，再回顧一下，或不為無益，且亦不為與題無關。而後我們就可以確說埃及以色列停戰協定是否與上面所述的習慣等等以及聯合國憲章符合或不符合，而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會議〔第四一三次會議〕中欣將該協定備案的舉動又是否正當或不正當。

二一 我不擬將我在七月二十六日會議〔第五四九次會議〕中關於這方面的話重述一遍。不過那一天在我論到先例和法理時，我曾引證指出“停戰是交戰方為了暫時停止戰鬪行動而訂立的各項協定，”“停戰絕不能與和平相提並論，也不應稱為暫時和平，因為除了戰鬪行動業已停止之外，交戰方之間以及交戰方與中立方之間的一切戰爭狀態依然是存在的，”最後，“因此，（戰鬪行動）雖已停止，然而臨檢、搜查中立方商船之權並不受任何影響。”這些不是我說的話，而是法學家說的話。這些話我以前曾引證過，我今日只引證其中一部分。

二二 以色列代表主張上列論據不能得到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的支持。不過這種主張，正如我以

則說明的，已為埃及和以色列所締結的停戰協定中條文完全推翻。以色列代表正在竭力想忘記這個協定，無視其中所規定的條文。

二三 巴勒斯坦有戰爭狀態存在，這是無法否認的事。雖對以色列的地位有可種種懷疑、解釋和態度，然而我們仍不能否認這是事實。我可以提出充分證明，以色列在其誕生（合法與否，姑置不論）以前，已在好勇鬪狠。戰爭狀態或和平狀態不是空言所能確定，也不是捕風捉影之談。戰爭狀態或和平狀態是一件已發生的真正現實狀態。

二四 關於這一點，Oppenheim 在 Lauterpacht 編校的 Oppenheim 國際法<sup>1</sup>中說

“國際法既承認戰爭狀態及戰爭狀態對於交戰國之間以及交戰國與中立國之間權利義務的影響，於是下列問題即告發生：即何種國家在法律上有資格開戰，並“依照國際法”能成為交戰國？”

作者繼稱

“當一國雖在法律上沒有資格開戰，但在實際上已在開戰時，該國即為交戰國，爭鬪即為真實戰爭，所有關於戰爭的一切國際法規則一律適用。”

二五 關於巴勒斯坦，我們並可追憶聯合國調解專員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向大會所提交的臨時報告書<sup>2</sup>中一再提到巴勒斯坦有戰爭存在。

二六 再者，停戰協定指出埃及與以色列間有戰爭狀態存在，該協定條款並明確表明當事方此後所不得採取的行動。<sup>3</sup>

二七 協定前文稱：當事方決定在聯合國主持下進行談判，並“為促成巴勒斯坦從目前休戰狀態而進入持久和平狀態起見，商訂停戰協定。”

二八 一讀該協定若干其他部分，則此點更易明瞭。例如，第四條第三段稱

“本協定各項規定不逾軍事問題範圍，僅在停戰期間有效。”

二九 協定第九條前文及該條所分的五段中都提到戰俘，第四段復提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在日內瓦所簽訂的國際戰俘待遇公約，該公約顯然只有在有戰爭時纔能適用。協定第十二條第二段稱：停戰協定業已訂立，除其他事項外，“以促進巴勒斯坦從目前休戰狀態而進入持久和平狀態，”並“在當事方達成和平解決前繼續有效。”

三〇 此項停戰只是持久和平未實現以前的一個過渡階段，這在第一條第四段中曾有說明，不容發生任何誤解。該段規定

“當事雙方武裝部隊實行停戰業經公認為達成結束武裝衝突和恢復巴勒斯坦和平的不可或缺步驟。”

三一 Riley 中將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埃及及以色列混合停戰委員會特別分組委員會會議中說：停戰是“繼休戰之後而達到的第二個階段。”他繼稱：那是“達到第三個階段——和平——的過渡階段。”

三二 英國外相 Mr. Herbert Morrison 前日——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向下議院提出一個關於中東問題的陳述，認為亞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在法律上仍在作戰。”

三三 戰爭狀態既仍存在，尤其是以色列既仍在續行着客氣一點的說“輕妄舉動”，或不客氣一點的說“破壞與違反停戰”的政策時，埃及絕對有其權利義務行使自存自衛權，且除此之外亦別無他法，而這種權利貫凌駕其他一切權利之上。

三四 Oppenheim<sup>4</sup>告訴我們“從國際法成立為專門學問後最初期起，各方即認為自存是一國侵害別國主權許多行為的充分理由。他繼又給我們舉出若干實例，其中有幾個實例如下

“亞美利亞(Amelia)島位於聖馬利(St Mary)河河口，當時是西班牙領土的一部分。一八一七年，該島為一羣海賊所佔領，其魁首為亡命之徒馬克格利高(McGregor)。這羣海賊以揭竿而起的倍諾斯愛勒和委內瑞拉殖民地相號召，大肆騷擾西班牙和美國的商業。西班牙政府既然不能或不願意將這些海賊驅逐入海，而海賊的勢力又日益猖獗，故有對之採取立即行動的必要，於是門羅(Monroe)總統下令派遣軍艦一艘駛至該島，將這批強徒逐走，並毀所造的工事和船隻。”

三五 如我以上所說的，這是在西班牙領土內發生的事件。

“從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九年，因墨西哥發

<sup>1</sup> Oppenheim, Lassa Francis Lawrence, 國際法論第二卷(第六版), 編校人 Hersch Lauterpacht Longmans, Green & Co, 倫敦, 一九四四年。

<sup>2</sup>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正式紀錄, 補編第十一號。

<sup>3</sup> 協定全文見安全理事會第四年正式紀錄, 特別補編第三號。

<sup>4</sup> 同註 1, 第一卷(第七版), 一九四八年。

生內戰和戰後秩序紊亂，美國有數次不得不派遣遠征軍至墨西哥，以保護美國僑民生命財產，並對侵害美國主權的行動加以懲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美國仍處於中立地位時，該國所採取的措施，從表面上看來，不能視為與海牙公約內所規定的中立法符合。不過這正如本書中其他地方所提到的，這些措施連同一九四〇年向英國轉讓驅逐艦和一九四一年的租借法案在內，都與非戰公約締結後業經變更的中立地位並無不符。此外，美國又一再很鄭重地以自存權為法律上的正當理由，破例不守中立法成規。這種訴諸自存權的辯護理由更因下述考慮引起人們的極大同情，因為德國野心顯欲統治全世界，美國的前途受着莫大威脅，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看來，美國的安危與規律國際行為的有效法典——國際法——的存在，二者實在是一樣事情。”

三六 雖在今日，有些國家為了自存自衛，仍不得不對於某些區域內的若干國家，限制運輸許多戰爭物資，或為通常所稱的戰略物資，而這國家與各該區域內國家無論在過去或現在都無戰爭狀態存在。戰略物資不許輸至那些區域——換言之，即對各該區域輸出這些物資一概在禁止之列。

三七 除了上面所引舉的評語例證以外，我還可以引舉許多其他評語例證以證明自存自衛權的存在及其實際上實行範圍。

Hall 在其“國際法”中說 “此項權利的存在，殆無爭辯餘地。”他續稱 “即就處於有秩序社會中的個人而言，自存權到了最後也是絕對的。”“而就國家而言，更是如此，國家須隨時保護其自己。”

三八 Goodrich 和 Hambro<sup>5</sup> 稱

“（憲章第五十一條）維護自衛權，稱之為“自然的”權利。該條所以如此，係本諸以前的許多先例。根據各該先例，這一類國際協定中對於自衛權如果未予默認，即予明白載明。至於一九二八年的凱洛-白里安公約，該公約中對於自衛權未予明白載明，但美國國務部長 Mr Kellogg 稱這種權利是自然權利，沒有明白說明的必要。”

三九 Goodrich 和 Hambro 甚至說 “第五十一條並未規定不在該條所論及的情形下，自衛權即不能適用”。此項權利僅受一項限制——即聯合國會員國

“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四〇 Kelsen 在“聯合國法”中告訴我們

“自衛權是根據帶有‘強行法’（Jus Cogens）性質的普通國際法成規的，所以不受任何條約影響，這種權利雖云已告確定，然憲章中對於此項權利加以明白規定，亦不為多餘。無論國際聯合會盟約或巴黎公約中都沒有載有與此類似的規定。”

Kelsen 在另處又說

“自衛權——是個人或國家保衛其生命、財產或榮譽免受已發生或極急迫的侵害的權利。這是受侵害或受威脅的個人或國家的權利，而不是任何其他個人或國家的權利。第五十一條不僅將使用武力的權利授予受侵害國，且亦將之授予其與國，以協助該受侵害國自衛。”

四一 說了許多話之後，我現在仿效美國參議院調查麥克阿瑟問題的兩個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一致通過的聲明，也要聲明我們以不可動搖的決心保護我們自己，並竭盡所能與所有願為自由而犧牲的自由國家合作，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我國人民和我國政府奮力謀求我們的最後安全。

四二 我就自存自衛權提出的幾點意見是基於下列幾個考慮——即此項權利是個人或國家有其存在和生存的基礎，它是憲章的要素，聯合國創立的原則，並且除了懾服之外，這是所有個人、所有社會、所有國家和所有國家團體最主要的世襲財產和最高特權。

四三 這種崇高的基本權利一旦受到嚴重的威脅時，便更有予以維護的需要。就以色列代表世界政治性的猶太民族主義在中東所作所為而論，此項權利確在受着嚴重的威脅。這件事實已成為睡者的夢魘，醒者的醜惡現實。

四四 在我以前所提出的陳述中，我曾提到以色列所採取諸多阻礙和削弱中東和平展望的態度和行動，以色列所控訴的現行措施而埃及所以不得不採取者正是為此。這似乎是奇怪得很，但在我們看來，絲毫不足為怪。換言之，造成此種局面者是以色列，而控訴此種局面者也是以色列。

四五 我在上面已提及理事會七月份主席曾說我們現所處理的問題是巴勒斯坦問題的一方面。為什麼這個問題始終不得解決？為什麼從這個問題中又生出許多其他嚴重問題？為什麼這個問題能使許

<sup>5</sup> “聯合國憲章評註”（修訂二版）世界和平基金會，美國波士頓，一九四九年。

多人感到困惱，另使許多人感到驚慌，又使許多人自尋出許多煩惱。所有這些都不是什麼祕密，答案就在目前，俯拾即是。

四六 如果我們注意一下以色列是如何在違反國際法和憲章，又如何在不遵守聯合國各機構（包括安全理事會和大會在內）的決議和決議案，並如何在殘蔑人權，那末我們對於這個已墮落到不堪聞問地步的事態便可有一印象。

四七 我現在只以敘述關於這個事態的大概情形為限，換句話說，只以敘述關於這個事態一部分今日應予特別注意的事情為限。

四八 我在前一次會議所作的陳述中，我問以色列曾否尊重停戰？以色列曾否執行聯合國的決議案？巴勒斯坦亞拉伯難民是否已回到故居？或者他們的財產損失是否已得到賠償？以色列對於聯合國為這些難民的基本人權而通過的決議案，曾否稍予注意或尊重？這些不過是我所問的問題中的幾個問題而已，而每一個問題的答案，所有問題答案都是一個蠻橫吝嗇的“否”字。

四九 我這裏有聯合國巴勒斯坦觀察員調查具報關於以色列許多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事件的詳細紀錄。為節省時間起見，我現以電報式語氣就觀察員所報告的事件擇提少數幾件如下：Abasan El Saghir，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以色列以臼礮轟擊該區 Beit Hannun，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以色列以臼礮轟擊該區，並以裝甲車對該區施行突襲 Abasan El Kabir 區，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六日，以色列人越界行凶，包括綁架殺害亞拉伯男孩一人，女孩二人 Buri 墾殖區，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以色列人越界至埃及境內行凶，包括投擲石油浸濡之物，放火燒燬亞拉伯穀物 Rafah，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以色列人越界殺傷亞拉伯人數人，並焚燬帳篷穀物 Gaza，一九五〇年七月二日，以色列武裝汽船五艘駛入 Gaza 領海，恐嚇亞拉伯漁民 Bir El Malagui，以色列裝甲車五輛和吉普車兩輛內乘以以色列兵四五十人，驅逐此區內亞拉伯人，不許至井旁汲水 El Qusama，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七日，以色列軍隊一隊以汽車七輛載着軍官士兵，越過國際邊境，進入埃及境內。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以色列軍隊一隊越過邊境，焚燬難民住屋一所。這些只是聯合國駐巴勒斯坦觀察員所調查並經各該報告員向聯合國具報的一部分事件。

五〇 以色列違反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除了上述與其他類似的事件以外，理事會想還記得一九五〇年後半年以色列對各區域內亞拉伯人實行

恐怖主義的事件，結果被驅逐出以色列管制領土以外的亞拉伯人共在八千以上。雖至今日，以色列仍以種種理由，不許這些亞拉伯人歸其故居。

五一 這些不過是以色列違反停戰協定的少數幾個例證。促致這些及許多其他違反事件的態度和意向亦復表現以色列在若干其他方面所採取的行動上面。

五二 以色列雖對其自己的出生證——即聯合國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所通過的一個政治決議案，也沒有表現尊重之意。在該決議案〔一八一（二）〕中，大會劃定什麼是以色列的疆界。然而這些疆界現在只是一種歷史上的陳跡和紀錄了。以色列曾經大事侵佔不屬於以色列的土地，而現在仍在繼續侵佔。許多應屬於巴勒斯坦亞拉伯國的土地已被掠奪佔據，直至現時止，仍在以色列的強力管制之下。在同一決議案內，大會規定將耶路撒冷國際化。但是直至今日，以色列不顧聯合國本諸此旨所通過的其他決議案，繼續反對將耶路撒冷國際化，堅欲將之完全據為己有。

五三 大會在好幾個決議案中規定凡被逐出巴勒斯坦的亞拉伯人應准其回鄉。而那些不能或不願回鄉的亞拉伯人所受財產上的損失應予賠償。然而這些亞拉伯人至今仍不得歸其故國、故居，不得享有其基本人權。不寧唯是，亞拉伯難民來自以色列者絡繹不絕，難民人數仍在不斷增加中。理事會最近還處理到以色列在這方面所採取的一類行動，於是通過去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五二四次會議〕的決議案。以色列以種種藉口，並未將該決議案付之實行，這種偶然之事，已屬見慣，不足為奇了。結果就如我在上面所說的，被飛機、機鎗等等逐至非軍事地帶或通過邊境逃入埃及的巴勒斯坦亞拉伯人數在八千以上，至今仍不得歸其故土，遂與以前被逐出走和受不了暴行虐待被迫逃亡的將近百萬難胞處於同等命運。Deir Yasin 事件是暴行中最彰明較著一件。Deir Yasin 事件的經過，有紀錄可稽，紀錄上除該事件外，另有許多類似的可怖可恥事件，已經有關當局證實。此類事件正在方興未艾，以色列仍以種種方法驅逐許多這些亞拉伯難民，有時甚至越過以色列管制領土邊境以外實行驅逐。

五四 關於這方面，最近的一個例證是約但河河水的問題。許多這些被逐出的巴勒斯坦亞拉伯人設法定居於靠近約但河的亞拉伯區，從這些不毛之地地上能獲得一點最貧苦的生活。但是以色列開始抽吸約但河河水，使之達不到那些難民。於是難民新居處土地的鹽度增加了，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土地的

生產力大受影響，難民所有的一種雖極貧苦的新謀生之道，遂亦告喪失。

五五 以色列最近的這種行動同時也影響到許多其他亞拉伯人，一讀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文件 S/2236 便顯然可見。該文件內計載約但駐華盛頓公使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致聯合國秘書長函一件，約但外交部長六月七日致聯合國秘書長電一件，及約但土地勘測處處呈約但財政經濟部長報告書一份。該報告書的結語稱

“因此，自從猶太人控制下的 Deganiya 水閘被關閉後，約但河水流量降低，於是該河河水所含鹽度大增，已使 Jisr Sheikh Husein 至死海間地帶的灌溉顯然為不可能。因約但河的鹽度過分增加所引起的後果，不僅對於約但河兩旁汲取該河河水灌溉的現有耕作者極其不利，且使一切將難民定居約但河流域的計劃絕對不能實現。

“據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賑處稱，該處現在積極考慮在這個區域內舉辦四項計劃，每項計劃均賴汲取用約但河水。私人公司亦欲由同一來源汲取用水，以開發約但河流域土地。因此，除非政府立即採取行動阻止目前在 Deganiya 地方無理阻塞河流自由流通的行為，則約但的經濟將受嚴重影響，而一切有賴於約但河河水灌溉的進一步計劃必須停止進行。”

五六 這個報告書只是文件 S/2236 中的一部分，該文件全部都與我們今日所辯論的問題特別有關，理事會或會發現宜將之編入本次會議的紀錄。

五七 以色列的態度和違法行為經過這樣一個簡略檢討之後，我們或可以一問，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和解委員會自其最初成立以來已有兩年半以上，為什麼直到今天仍毫無成績可言，這事不為與題無關。我們如把紀錄略翻一下，便可發現這個失敗應完全由以色列任其咎。此類例證不勝枚舉，其中之一是 以色列在洛桑 (Lausanne) 議定書上簽字後的一星期——只有一星期——即宣布廢止那個奠定巴勒斯坦問題此後討論基礎的議定書。和解委員會應向聯合國和全世界宣布該委員會的失敗係由於以色列事事掣肘和不可理喻所致，現在是到了時候了。

五八 我今天不預備將以色列對付亞拉伯難民所採取種種驚心動魄行動頗末重述一遍，我也不預備對於以色列所給予亞拉伯難民那些足使全世界人民同感羞愧的待遇再有所敘述。不過我要提請理事

會，並經由理事會而提請全世界，注意那些難民都是人，我並且要問公道何在，正義何在，人權何在？

五九 聯合國誠然曾為難民通過決議案，甚至給予並繼續給予他們以一些救濟。我們也誠然應感謝聯合國及其會員國——尤其美國——在這方面所盡的力量。我相信沒有人會責備我忘恩負義或太無禮貌，可是我不得不說在另一方面那些難民將他們所有價值在數十萬萬美元以上的財產遺棄在巴勒斯坦。同時，我也不得不追述我以前所說過的話，即當我非常保守並極有節制地試估亞拉伯難民問題將於亞拉伯經濟和亞拉伯生活所加的負擔及所發生的影響時，我發現有些重人無比的困難亟待解決，亞拉伯國家已很拮据的經濟又加重十萬萬美元一年的負擔。可是以色列目光如豆政策陰險這些重人困難或這項巨額負擔似乎正中下懷。

六〇 為進一步說明這一點起見，我憶及以色列出席和解委員會代表 Mr Eytan 有一次向該委員會說，討論將難民送回故居田園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那些田園多數已被毀壞，而他們的故居即或沒有夷為平地，亦已為別人佔據。“別人”字樣自然是指以色列人而言，自從屋主被逐出以後，沒有任何他人會佔據那些故屋的。Mr Eytan 續稱，札發在以前幾完全為亞拉伯人的城市，現已頓改舊觀。他說該城大部分地區若未完全被毀，即不復宜居住，而其餘部分已為佔絕對多數的以色列人所佔據。

六一 以色列代表又說，他現更相信一切將難民遣送回籍的辦法都是空談，不能獲致任何具體結果。他同時繼稱，近二十年來，我們發現世界各部因少數民族而引起一切的問題宜予除去。因為積多年慘痛之經驗，我們發現少數民族問題即或不是戰爭和內亂的主因，也是其中原因之一。Mr Eytan 接着說，以色列國或將遇到的嚴重少數民族問題竟因亞拉伯居民出走與戰事爆發而順利獲得解決。

六二 事情並不至此而止，這方面的情勢與巴勒斯坦其他方面的情勢相同，仍在續趨惡化。以色列行動日程單上始終有一項以各種方式向四處突擊的節目，以色列從來無立即而有系統地予以執行。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以色列政府空軍對敘利亞人民施行空襲，安全理事會對於此項行動深表惋惜，認為該項行動——茲引證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第五四七次會議]所用的措詞——“構成一項違反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議案中所規定停火的事件”並“與停戰協定條款以及依據憲章所承擔的義務不符”。這些及其他類似違法行為的形式雖有不同，而其基本格調則是一致



的。所有關心中東和世界和平的人鑒於這些違法行為是慢性病的徵象和惡意外露的表現，莫不更加焦慮。

六三 禍根在於世界政治性的猶太民族主義，野心漫無止境，以色列是這種主義的前鋒。聯合國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所通過政治性決議案為以色列所劃定的疆土，實際上並不能滿足以色列的慾望。以色列對其現所佔領有待以後作最後決定的領土，雖已遠較從前廣大，顯然並不滿足。以色列即或佔領全部巴勒斯坦，也不能壓其慾望，它將以該領土為根據地以從事更多的冒險企圖。

六四 從開始以來，政治性的猶太民族主義者棋局中的一隻兵卒便是被逐出的巴勒斯坦亞拉伯人民，其主要手段在將猶太人大量移入巴勒斯坦。關於這種移民，聯合國已故調解專員 Count Folke Bernadotte 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向大會所提交的臨時報告書中曾說

“這種移民不僅對於猶太國和猶太人民有影響，且對於四周的亞拉伯世界也有影響，這是不可忽視的”。

六五 不過以色列對於這些考慮，顯然是絲毫不加注意的。其次，以色列在其殘酷無法無天的冒險行動中，也從未對於任何見識高遠的忠言稍加留意。以色列內閣總理和他的許多同僚都仍在堅持以後三年內應再有六十萬猶太移民移至以色列。以色列對於這方面的批評一再提出的一個強調答覆是向以色列移民完全是以色列自己的事務。這個答覆對於某些人似也言之成理，但實經不住嚴肅檢討的考驗，同時無疑也與大會為巴勒斯坦亞拉伯人權利通過的決議案和聯合國憲章相牴觸，因為憲章在其前文中規定人權應予尊重，人人應享受基本自由。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亞拉伯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會否略示尊重之呢？數日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賑處處長復證實這些無計謀生無家可歸的巴勒斯坦亞拉伯人共有七十五萬人之衆，以色列能否否認這件事實嗎？是的，這些巴勒斯坦亞拉伯人雖在以色列管制的領土內擁有數十萬萬美元價值的財產，現竟無計謀生，無家可歸。

六六 其所以然之故，可由我們現有的事實和聯合國駐巴勒斯坦觀察員的報告書中窺見一斑。這些報告書中具載許多實證，證明剝奪巴勒斯坦亞拉伯人財產和把他們逐出境外的整個計劃極肆無忌憚殘酷無情之能事，若事前未經嚴密籌劃，斷不致此。結果巴勒斯坦亞拉伯人被逐出了——沒有甚麼別的話說，既沒有權利，也沒有自由。有史以來，人類

從來沒有像這樣遭受侮蔑，遭受陵辱。有史以來，人道主義也從來沒遇着這樣傲慢的挑釁。

六七 Hurewitz 在其去年出版的“爭奪巴勒斯坦的鬭爭”一書中說

“四月九日[一九四八年]民族自衛軍(Irgunists)及自由戰士在耶路撒冷 Deir Yasin 郊外亞拉伯人區屠殺婦孺百人。因有這事件，加之軍事敗績，缺乏政治領袖亞拉伯民氣因而普遍不振。及至五月中旬，各階層人士均極感恐慌，逃離鄉井的亞拉伯人據估計共有二十萬人，其中有許多人逃至鄰近各亞拉伯國家避難。當受委統治國最後放棄其統治權時，亞拉伯人竟無一政治組織足以填補此虛空”。

六七 “爭奪巴勒斯坦的鬭爭”的作者絕不能算是一個對政治性的猶太民族主義不熱心的人，竟很隨便地告訴我們 Deir Yasin 事件，告訴我們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民族自衛軍與名實完全不符的所謂自由戰士在那裏屠殺了亞拉伯婦孺百人。根據聯合國觀察員的報導，那次屠殺更是慘不忍聞。這件和其他類似事件均具有極重大意義，所引起的後果尤其惡劣。這裏有一個嚴密佈置徹底執行或將予執行的計劃。這個計劃已在展開，因而接連引起了許多恐怖和暴動。

六九 Hurewitz 告訴我們說

“及至五月中旬[一九四八]巴勒斯坦各階層人士均極感恐慌，逃離鄉井的亞拉伯人共有二十萬人，其中有許多人至鄰近各亞拉伯國家避難”。

當時政治性的猶太民族主義者必互相額手稱慶，又當巴勒斯坦亞拉伯人惶恐離開鄉井的人數增至百萬之衆時，這些人尤為興高采烈，更不待言。

七〇 猶太民族主義者領袖 Jabotinsky 在一九四〇年初版的“猶太人的戰爭綽號”一書中說“巴勒斯坦的改變舊觀——此指該地猶太民族主義化而言——”毋需遷移巴勒斯坦亞拉伯人而可完全實現”這個時期顯然已過去了。政治性的猶太民族主義的真正計劃，如果揭開其假面具，是公然採取一種將亞拉伯人逐出而讓猶太移民進來的辦法。記住這一點之後，該計劃便顯出許多密切依照 Max Nordau 所擬的一類計劃的跡象。Max Nordau 不但是一位文豪，且是幫同 Herzl 創立政治性的猶太民族主義的發起人。約在三十二年前——即遠在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誕生以前，他便提出了他的計劃，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這個計劃至今仍為猶太民族主義各項基本政策所依據。在該計劃中，Max Nordau

遠於一九一九年已很強調地提到“首批百萬”猶太移民移至巴勒斯坦。關於這一點，他說“爲收容從其他國家出走的猶太人起見，巴勒斯坦無法避免地必須包括外約但在內”。

七一 我今天不預備費理事會的時間來聽聆若干其他計劃。但Max Nordau 的計劃與那些計劃比較之下，誠然似乎是很有節制 因爲他所要的只是外約但和巴勒斯坦，而他的其他國人所要的地方更多。

七二 以上所舉不過是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訂立前後或會議期間所發生的少數幾件事件。我提及那些事件的原因在於略示以色列和世界政治性的猶太民族主義在做些甚麼，而埃及和其餘亞拉伯世界又在反對些甚麼。

七三 以色列代表娓娓道其政府渴望和平，然而該國政府的態度行動已完全證明其爲欺人之談。和平是真正事實——人人得見的真正事實，而不是花言巧語的空談。

七四 我已舉出幾個例證以簡略表明什麼是實已發生的事實，世界政治性的猶太民族主義，尤其是經由以色列所執行的詭毒政策和陰鷙意向是什麼。

七五 我們應當注意我們的安全，注意我們的國防，並注意我們的自我生存，這還有什麼不可了解的麼？以色列現要求埃及准許戰爭物資通過埃及的管區和埃及的領土運至以色列，有人能坦白地告訴我們，假使他本國處在埃及的地位，他能代他本國接受這項要求麼？有人能坦白地告訴我們處在類似情況下，他能爲他本國接受這種事情麼？答案是很顯明的。所有那些支持協助以色列在中東肆行這種浪人政策的必須知道 他們如果惟恐天下不亂，他們這種做法是非常高明的。

七六 所有那些口言和平而行促戰爭，並以極侮慢的態度不顧摧殘一切的人也必須知道 他們是在緣木求魚，這不是走向和平的道路。

七七 以色列在其控訴中說 埃及違反了停戰協定。不過我以前已向理事會提到過，埃及以色列混合停戰協定委員會兩次據以決定的停戰協定條款無疑地規定

“委員會無權要求埃及政府不得干涉貨物經由蘇彝士運河運往以色列”。

這些決定是最後的，以色列又是這些決定所根據的停戰協定簽字國之一，那末一切應都不成問題。然而以色列竟向理事會提出控訴，我們又竟在這裏討論這項控訴。

七八 我已很詳細論到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又很詳細論到許多與我們現所辯論的問題有關的國際法法規，但是我仍然看不出埃及政府究有甚麼具體行動違反了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或違反了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我也看不出埃及政府究竟違反了一八八八年關於蘇彝士運河所締結君斯坦丁堡公約中那一條。我們若把該公約仔細檢讀一下，我們便可更顯明地發現以色列的控訴是站不住的，雖用拐杖扶持，也依然是站不住的。

七九 我在七月二十六日向理事會會議 [第五四九次]所提出的陳述中，只略論及蘇彝士運河公約和有關條約。鑒於別人在這方面既尚未有詳細論列，我今日只以撮述以前論過之點與少數未論之點爲限，而將其餘意見留至此項辯論較後階段再行提出。

八〇 在我以前所提出的陳述中，我說雖有埃及所採取的措施，蘇彝士運河的航運所受影響極微，實際上航運且有增加。我曾舉出若干統計報告證明這點事實 並且表示我準備應理事會的要求，提出任何其他詳情，以供參攷。

八一 但在我看來，足供理事會參攷的最好資料是蘇彝士運河公司經理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在該公司股東大會的演說詞。除非理事會要我宣讀該演說詞全部，我只宣讀與本問題有關的「列部分。我們現可一聽蘇彝士運河公司經理在那一天——即埃及以色列停戰混合委員會特別委員會作成對埃及有利決定的同天——說了些甚麼

“一年前在股東大會上次會議時 我已預料到一九五〇年的營業將較一九四九年有所增加。這個預料不但業已實現，且較所預料者爲多。上年航運的收入和盈利遠多於前年。年初所呈顯的興盛氣象至以後更加速發展。因此，這是我們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

“因盈利的增加，紅利方有可能隨之大量增加。這項增加是經過正常估量各項因素之後而後決定的 各該因素之一自然是假使經濟政治狀況不致過於惡劣，將來是否可以照此繼續分發紅利。戰爭各年間，諸君都未分到紅利。就諸君所可有的合理希望而論，這次紅利的增加在我們看來，事實上並不爲過分。我們必盡我們所能，不使這種希望不能實現，我們並很有理由相信諸君對於我們所提出大量增加紅利的建議，必認爲滿意。諸君查核頃間提交的賬目報告，便可看出較高紅利的分發，自然並不影響我們劃撥巨額款項以充公積金之用。這種謹慎辦法本非新猷，本公司將遵循前人所採取一面

撙節一面增加投資的政策，在可能範圍內將來繼續採行此項辦法，保護諸君的將來利益，一如這次分發紅利保護諸君的目前利益。受一九五〇年收入增加的利益的，不只是資本，蘇彝士運河的使用者亦受其惠。董事會決定授予海船以減低通行稅的利益。兩年來，一般船主——特別是英美的船主都在請求減低此項通行稅。及至一九五〇年公司的財政狀況為人周知之後，他們更堅請減低。事實上，本公司的慣例向願隨時情形可能，認為並非不合理時，使船主因公司收入的增加而受其利。本公司絕不放棄此項健全政策，此項政策已賺得海商界對於本公司的不少好感。這種好感連同埃及和埃及政府所給予本公司的可貴支持是本公司精神上的兩大力量。好感之發生——我再說一遍——一端由於本公司無時或忘船主的利益——情形可能時即行減低通行稅，過境時給予各船主最大便利和最優越的條件。本公司的積極利益在於續行此項政策，繼續收其效果。為與此項政策符合起見，我們現對於運河進行大規模的工程計劃有幾處地方工程業已完工。我們於去年廢除了旅客通行稅。我們又於今年減低船隻通行稅。航運數量增加很多，這是諸君所知道的。董事會報告書中對於航運各組成因素有詳盡的分析。根據此項分析所提供的事實，前途毫無悲觀的理由。在本年前五個月內，航運各組成因素大體上仍與一九五〇年相同，無大變更。至於數量方面，橫渡亞拉伯的油管雖已開始輸油，然其對於航運上的影響遠不如預期者之甚。其次，最近數星期以來的航運和收入仍維持很高的水準，中東和遠東的事件並未使之減低。公司方面與埃及政府的關係極其融洽，頗能互相信任，充滿合作精神，這正是我們與埃及政府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所訂協定的宗旨和該協定的標題”。

八二 從我適才引證的這個最有權威的演說中，除其他事項外，下列數點是非常顯而易見的（一）一九五〇年和其後五個月內，公司的營業旺盛，較之一九四九年同期有過之而無不及（二）收入增加（三）公積金亦經加多（四）因有額外盈利，與公司來往的船商曾得若干退還金（五）新工程計劃已付實行，另有其他計劃正待實行（六）公司方面與埃及政府的關係和合作，融洽無比（七）對於公司和蘇彝士運河的命運，不必杞人憂天，更不必假惺惺地故示關切。

八三 在全篇演說中，沒有一處述及或暗示着有任何違反蘇彝士運河公約的情事。沒有一字說到運河內航運受了任何障礙，字裏行間也沒有提起對運河內航行自由有任何侵犯。

八四 現在還不是我作若干比較和提出有關批評的時候。等到這個時候果真到了，我將不只以詢問誰有權向誰說甚麼為限，我或有更多的事要說。

八五 Sir Gldwyn JEBB（英聯王國）如蒙主席允許，我願代表英聯王國代表團作一很簡短的初步聲明。此時我不擬詳論這個極複雜事件。但是我如把我們對這個事件的態度略說一說，我想那也許是有益的。

八六 關於這件事件的經過，在我們已聽到的陳述中已有詳細論列，我們都已知道了，所以我不預備再述一遍。現在我只要向理事會追述一下去年十一月[第五二次會議]在理事會審議此問題和其他巴勒斯坦問題時我所出的聲明，當時我列舉三個主要理由，說明為什麼英國政府認為及早對這件事獲得一個圓滿解決極屬重要。

八七 第一，我提到國際航務與商業自由，這對於英國並且對於——我相信——所有海商國家都是極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在平時對於通過蘇彝士運河的船隻航行自由所加的限制，不能不感到嚴重關懷。

八八 第二，我於去年十一月提請注意這些限制在實際上的重要性。如果以色列代表團願意，這些限制對於以色列的影響是須由該代表團加以說明的。我相信這種影響必然重大。就英聯王國政府而論，禁止油船通過蘇彝士運河至海法製鍊廠的禁令使我們感到很大不便，蒙受巨額經濟上的損失。除了我們所受的損害之外，海法規模宏大的製鍊廠勢同停頓，這對於西歐幾乎所有國家均有影響。本日埃及代表述及蘇彝士運河公司的營業狀況大體旺盛，這至少在我們看來，是與英皇陛下政府因埃及政府所加種種之限制而受到的嚴重損失不啻的。

八九 我在去年十一月聲明中所提到的第三點是這些限制繼續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這從某方面說來或許也最重要。我當時說“埃及政府在這件事上的權利是怎樣，茲姑不論，——關於這一點，我現不欲有所表示，然而中東政治情勢至今仍未解決，我們大家一定都很遺憾的。而且這些限制於停戰協定簽訂如此之久之後仍繼續施行，這必會增加中東情勢的緊張和不安，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九〇 無論就理事會上次和本次會議中所提出的各論點而論，或就自去年十一月以來所發生的事

件而論，在我們看來，我在那個時候所說的話依然是站得住的。埃及代表爲了證明其限制國際商業自由使用蘇彝士運河的舉動確屬正當起見，提出了許多與一八八八年蘇彝士運河公約以及交戰國權利的解釋有關的法律問題。這些問題的確很有爭論餘地，但是我必須立即聲明，從我們這方面說來，我們不能接受埃及代表所表示的觀點，安全理事會也毋需捲入法律爭論的漩渦。爲了切合實際起見，我建議埃及的舉措應以一九四九年二月訂立的停戰協定爲依歸。在安全理事會通過此項停戰協定前，這個問題的最高權威 Mr Bunche [第四三三 次會議] 說

“雙方都沒有疑問 希望能將休戰辦法下所規定的許多繁瑣限制和干涉除去。因不宣而戰而逐漸施行的各種限制的陳跡應全部肅清。換言之，出入境應恢復正常 對於進口和移民所加的限制應予取消，一切合法的航運應准其自由 戰是封鎖痕跡不應任其繼續存在，因爲那都是與停戰協定的文字精神不符合的”。

九一 Mr Bunche 的這項明白陳述無疑義可代表理事會當時的意旨。大家大致還記得理事會在八月十一日決議案[S/1376, II]中曾有一段規定，茲引證如下

“ 停戰協定係達成建立巴勒斯坦 永久和平之重要步驟，(理事會)認爲該協定代替了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三一〇次會議]及七月十五日[第三三八次會議]決議案中所規定之休戰辦法”。

九二 理事會復稱“數種停戰協定中均載有保證，當事方之間決不再發生任何敵對行動”。因此我們相信上列引語充分證明了目前種種限制是理事會的意旨相違反的。

九三 埃及代表 Mahmoud Fawzi Bey 所提出埃及方面的理由很自然地似根據一般所謂的自衛權。然在英國代表團看來，此項權利是一個很含糊的概念。國家自衛權如果是指各國無故遭受侵略時保衛它們自己的權利而言沒有問題所有國家都有權保全其生存。此項權利業經憲章第五十一條明白承認，不過該條附帶規定該項權利惟得在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行使之。我們所不能與埃及代表同意的地方在於他斷然主張（如果他確有這種主張的話）埃及在本事例中有權適用自衛方面的理由。如果埃及實際在作戰，它爲了自衛，無疑地絕對有充分理由採取任何措施，但是目前的情形並非如此。

九四 現在並沒有新發生的敵對行動，敵對行動已有兩年半之久沒有發生了。不僅如此，我們甚至不能說埃及目前有受以色列攻擊的迫切危脅。因此，我們所得到的唯一結論是 那種爲了保衛埃及而行使交戰國權利的主張是不能成立的 就國際法上所承認的交戰國權利而論，這種主張不能不視爲濫用權利。

九五 我現欲提請注意，依據停戰協定設置的特別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的請求，已完成其對於埃及申訴的審議工作。我們案前現有文件 S/2194，內載 Riley 將軍於六月十二日所提出的陳述全文。埃及代表認爲 Riley 將軍的意見無足輕重，因爲他以法學家自居，信口雌黃，我現在可以說我不能與該代表同意。依照停戰協定條款，Riley 將軍是休戰督察團的參謀長，特別委員會的當然主席。因此，我以爲本理事會對於 Riley 將軍所表示的意見應予以極大尊重。

九六 根據依照 Riley 將軍的意見，問題非常明白 即不論這些限制在法理上是否破壞停戰協定至少直接違反該協定的精神，並構成——如他所指出——一項侵略的、敵對的行爲。我目前已經說過這些限制自停戰協定簽訂後繼續施行已有兩年半之久，我們誠無法否認這些限制的繼續存在危害及該區域的穩定，並使最後解決難有達成希望。埃及代表們所提出的許多陳述中無不強調他們誠摯願言本諸合作和解精神行事，並爲恢復巴勒斯坦全面和平而努力，而目前情勢如此，尤可使人遺憾。

九七 因此我認爲及早廢止這些限制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自從去年理事會中討論這件事項以來，已大爲增加了 而獲達圓滿解決在實際方面的重要性，目前也絕不比去年那個時候爲低。海法製鍊廠設備未能充分利用，不僅使英聯王國蒙受損害，且使許多與巴勒斯坦衝突絕無瓜葛的其他國家同受其害。我固毋需提醒理事會，由於近東所發生其他的事件，如欲向世界廣大地域——包括西歐和亞洲許多國家——維持石油產品的供給，則海法或他處現有一切製鍊設備更需加以充分利用。

九八 我要向理事會提出的關於我們態度方面的概括初步聲明，至此結束。這個聲明對於埃及所採取的立場難免沒有批評之意。不過參照我於去年十一月所提出的聲明，並參照我們經由外交途徑與埃及政府所辦理的多次交涉，我不相信這是非出於埃及代表意料之外的。不過我現有一個奢望，即埃及政府或會自動考慮改變其現下態度。我注意到埃及代表於七月二十六日理事會會議[第五四九次]

中說，他將與理事會充分合作，求得公平真正解決，他用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將是公平而有建設性的。假如我說我們誠摯希望埃及政府覺得現有能將這些限制撤銷了，我相信我的表示必能代表今日在座許多理事的意見。限制一日不除去，我們相信許多不公平和不正常的狀態必將繼續存在。撤銷限制可肅清這種不公平和非正常狀態，並與聯合國方面最高權威人士如 Mr Bunche 和 Riley 將軍的意見符合，同時在減輕該區域內緊張局勢，和達成我們全體都希求的最後和平方面，必能證明其將有極大裨益。

九九 總之，我們的意見是 埃及政府對於通過蘇彝士運河航行的船隻繼續加以限制是沒有正當理由的 這些限制已逐漸變為濫用權利 埃及政府如不自覺糾正此種情勢的辦法，理事會應行使其所專有的職權。

一〇〇 主席 安全理事會於今天下午三時三十分再行集會，第一個發言人是以色列代表。

午後一時十五分散會。

---

S/PV 550

Price 25 cents(U S )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Printed in U S A

52 71677 October 1952 160